

XINXINGZHUYUAN

新星之殒



〔苏〕尤·邦达列夫著

珊友 开石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45

15

24

2512.45/8 016106

9a 小说

9b 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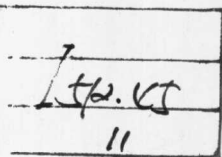
9c 当代

新星之殒



0149624

燕山大学
藏书
图书



〔苏〕尤·邦达列夫著
珊友 开石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新 星 之 殒

〔苏〕尤·邦达列夫 著

珊友 开石 译

责任编辑：杨 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0.75 插页：2 字数：213,000

印数：1—9,900

ISBN 7—217—00037—8/I·18

统一书号：10109·2089 定价：2.00元

新书目：86—23

第一章

克雷莫夫坐在出租汽车里离开了机场。一路上他感到身子有些不适，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太阳穴渗出点点汗珠，硬撅撅的衣领被汗水粘在脖子上。他好几次把玻璃放下来，靠在后排的座位上，这样使自己凉快点——盛夏的热气夹着浓烈的油臭味，从汽车两侧吹进来，扑打着他那汗淋淋的脸。

他心中暗暗地纳闷，在这样的时刻，公共汽车站上和商店前竟有这么多人，他们熙熙攘攘，就象过节一般（人们什么时候才工作呢？）。密叶掩映下的商店橱窗在晨曦中闪闪发光，街道、橱窗、人行道上架着红帆布雨篷的小桌、披着火红朝阳的人群，五光十色，斑斓夺目，在他的眼前飞速地旋转。每当他出国归来，莫斯科的闹市总是触发他的愁思，而这些仿佛在梦幻中倏逝的街景，却在倨傲地涂盖着冲涤着它们固有的淳朴。但过去从国外归来时，他从未象这一次这样喉管里憋得难受，似乎那没有哭出来的眼泪全都积在这里。他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想嘲笑自己，鄙视这种无缘无故的自我伤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殷勤好客的巴黎，不是一切都挺顺

心吗？六天热闹的盛会，不招致任何麻烦的招待会，设有空调的放映厅，鸡尾酒宴，座谈讨论，酒吧间的夜场——红灯绰影，脂香浓郁，天鹅绒沙发，舞台上细皮嫩肉的女人，一到早晨，细心地把胡子刮得光洁修整，早餐时喝下两杯提神的咖啡，然后赏评影片；最后，得了光荣的导演奖。虽然来得突然，却是意料中事。电影节上的一切都非常顺利，反应很好。可是，国外这些愉快而又纷扰的日子却残留下苦涩和自惭，真不堪回首。

他合上眼皮，竭力盘算着如何回到往日的莫斯科生活和日常节奏中去；又是制片厂、摄制组会议、拍摄准备；可是，不知怎的，越想越烦恼。他想：“我提前回来了，先在家里休息两天吧！”

汽车驶入列宁大道，拐进白杨掩映的庭院，停在他住的那幢房子前面。他走进阴凉的砖砌门洞，进入油漆剥落的电梯间，出了电梯，来到那熟悉的楼梯口和钉着人造革、装有通往前厅的电铃按钮的家门前。这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忧郁，堵在喉头的泪水涌上来了。他只好站在门口，镇定一下自己的心绪。

他按照家里的暗号，按了四下门铃，谛听了好一会儿，然后又照样按了一遍，满以为能听到门内妻子、女儿或儿子的应声。可是室内一片闾寂，空旷无人的住宅里隐约听到一种回声。看样子家里没人。

“还盼着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用欢乐的拥抱来迎接我呢！”他想到，忍不住笑了。

他用随身带着的钥匙开了门，提着箱子进入前厅，这里有一股积垢的闷气。他从镜子里瞧见自己那疲惫不堪的神态，突然感到自己总还算意想不到地走运。是的，他精疲力竭了，想单个儿呆一会儿，全身骨架子象散了一般躺进沙发，翻翻杂志，看看报纸和他不在家这段时期的来信。

他脱了外衣，到各个房间转了一下。显然，全家都到别墅去了。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拉上窗帷，室内闷得很，太阳光从窗帷缝隙射过来，地板上、地毯上和家具上映出一条条金色的细线，厨房窗上没挂窗帷，那里散发出热漆布气味，一张电话结算单掉在小柜下面的地板上，太阳光把它烤得发黄了，纸角微微翘起，象半圆筒卷。

每次从国外回来，他总觉得仿佛在遥远的异乡熬过了一段漫长的、不真实的、故意作戏般的时期。而他已为这种作戏而厌倦了，他需要和知心人交谈，用此来驱除过去这段时间内不得不应酬的鸡尾酒宴式的活动，冗长的祝酒词与酒吧饭店的吃喝，洗涮虚荣心，在自己的探索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现在，他想洗尽自己做作的微笑，喋喋不休的论理性发言和异国浓郁的香皂芬芳所造成的心灵上的重荷和佯装的疲劳。在那异国香皂里特意掺入了女人化妆品的混合味儿，巴黎的电影放映厅和旅馆客房都充满着这种气味。他渴望冲洗尽这亲身经历过的一切。

淋浴喷头洒下的冷水，如同针尖一样刺在他的身上，水花绽放着，发出轻快的啾啾声。浴室的门开着，在无人的住

宅里听起来宛如海浪的回声。他一面用毛巾擦身子，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光脚丫踩在晒得滚烫的地板上。他赤着膀子，来到饭厅，大声说：“好啦，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在消失着。”他倒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全身感到热乎乎的，心头也就轻松多了。

后来，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从塞得鼓鼓的信箱里取出许多杂志、报纸以及各种邀请他参加座谈会、展览会的请柬。他把信件一封一封地清理出来，可并不拆开，只是看看发信人的地址，指望碰上熟悉的姓名。这时，视线好象被什么东西吸住似的，他从容地把一个浅蓝色信封挑出来，放在茶几上，信封上一个生疏的单位——“内务部总局”映入眼帘，他的心里顿时蒙上了一层不安的阴影。

“就是说，又开始了……更确切地说，一直没停止过？”克雷莫夫迟疑片刻，撕开信封，匆忙看了一遍，这是一个传讯通知，要他，克雷莫夫·维亚切斯拉夫·安德列耶维奇于七月四日（就是三天之后！）带上公民证或别的能证明他本人身份的证件，到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①二楼200号房间去见侦查员托卡列夫。“干吗又去一次？他已经在制片厂找过我了。是的，托卡列夫·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一个聪明的年青人，很有教养，上唇整整齐齐地留着短髭。可是，不管拿我怎么的，彼得罗夫卡我就是不去，亲爱的奥列格·格里戈里

^① 苏联克格勃所在地。

耶维奇，我可不愿意叫您让我为那件事儿落嫌疑。”

他这样寻思着，顺手把通知书推到一旁，然后开始浏览有关巴黎电影节影片的评论文章，心里意识到刚才作出的决定有点不对劲儿，又觉得评论庸俗地歪曲了自己的影片，竟天真地把“社会主义道德与西方影片中内心世界如同贝壳那样空虚的人物不加掩饰的残酷无情”相提并论。

“咱们的评论家们可真行，但干吗要骂这样粗鲁而毫无价值的话呢？”克雷莫夫眼前清楚地浮现出那位著名的美国导演胖乎乎的脸蛋。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这位美国导演是俄罗斯人血统，很有天分，语言尖刻，在电影节上放映了一部满座惊倒的片子《狂乱》，内容讲一所疯人院倒塌，象征人类在丧尽天良之后的毁灭。“我的论敌约翰·格里奇马尔看了这种评论会和我一起笑掉大牙的。什么‘纯洁’呀，‘道德’呀，‘高尚’呀！我的上帝，我们用多么陈腐的词儿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把它们做为自己的根据和护身符！我们这些天之骄子自诩为天使般纯洁无瑕，寡廉鲜耻地把丑恶的东西掩藏起来。”

另一篇评论隐约抨击约翰·格里奇马尔的影片中含有色情、病态、淫秽等内容。这些令人生厌的词句他一看就气忿，没看完就把报纸扔下，反复地大声说：

“愚蠢，见他的鬼，愚蠢……”

他们俩同时获得奖金，一起被邀请去吃午饭（两个大国的导演嘛！），每天晚上看完电影后在旅馆的酒吧聚饮，一见面便互相请喝威士忌和伏特加，直到酩酊大醉。不管怎样，

要想喝赢这个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应格里奇马尔之请到俱乐部去玩了两个晚上，每次都辩论俄国的前途问题，闹得不欢而散，两人因立场对立而观点截然不同，但又有些什么东西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也许，这是由于两人互相求索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吧。

在俱乐部的第二个晚上，由于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加之酒喝多了、演出节目的时间太长，因而弄得疲惫不堪。次日清晨，在赏评影片之前，克雷莫夫觉得头疼。他在旅馆的前厅一面翻阅小桌子上的《巴黎竞赛画报》，一面心里祈求当天准他不参加鸡尾酒宴。这样，他可以松开领带，可以不喝格里奇马尔那伤身的敬酒，可以喘一口气，痛痛快快地深呼吸，傍晚在巴黎街上走一走，什么也不去想。宽敞的前厅铺着厚绒地毯——不是法国式的豪华地毯，而是东方式的。讲究的美式镜子、宽大的安乐椅、大红人造革沙发，侍者在玻璃门前和办公室旁边来往走动的身影，压低嗓子的谈话声，纸烟和香水的苦辣而又强烈的气味——这一切，对于旅馆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这种镜头克雷莫夫在国外已经见过不只一次。他有时瞅了瞅制片厂厂主和导演那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有些人的脸刮得光光滑滑，有些人蓄着大胡子（这两种类型在当代世界上同样流行），有时欣赏电影明星和陌生名士那裹得紧紧的、诱人的、年轻和极力打扮得年轻的运动员般的身段。在他们那过分晶莹明亮的眼神里有夜生活的痕迹。可是，好象有点什么东西妨碍他作惯常的观察，要不是因为脑袋发昏，便是镜子里水银反光太强。他立刻看出所有的人早上用

过早餐都集聚在这宽敞的前厅里，他全身冒汗，以为他们都发现了他那处处打量别人的目光。他便埋头看《巴黎竞赛画报》，就在这一瞬间，他听见了他们的笑声，带着宽容的嘲笑味儿的话语，他们在谈论他那无礼的好奇心，他不该在这好奇心的驱使下细细观察他们，于是他陡然感到他们说的这些话象鞭子一样打在自己的脸上。他抬起头来，看见在制片厂厂主和导演当中有一个人在冷静地凝视他，这是个很熟悉的人，头发斑白，身穿灰上衣，这个人他以前见过不止一次。“我认识他，可是，他是谁？是谁？”然后，如同在深处逐渐浮上来似的，他开始慢慢地认出这人的发式、前额、斑白头发、领带，他想捕捉这人的眼光，可是远处的这双眼睛没有和他的视线相遇，却在暗处悄悄地盯着他——他蓦地感到浑身软弱无力，出了一身虚汗，真怕心脏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呢，他终于想起来，这个人象谁。

无疑，幻觉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神经过度紧张，他听说，干他这种职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适应力，但殊不知这种神经过度紧张正是此类情况。“不可能，岂有此理，胡思乱想！这是一种麻醉现象！”他猛地站起身，把杂志扔到茶几上，鼓起战争年代的那种勇气，坚定地向那位站在制片厂主群中的人径直走去。可是，那位身着灰西服的人已经离去了……现在站在那里的是法国导演克洛德·麦利叶，一个青筋暴突的瘦老头儿，他贴着短睫毛，显出一副轻佻的样子。他十分客气地向克雷莫夫鞠了一躬，露出那刚刚洗过、精心梳整过的秃头上的湿发。克雷莫夫连忙也弯下腰，强装出一副殷勤的样

子：“你好，先生！”便笨手笨脚地从这位法国导演的身旁擦过，穿进前厅的一端，向酒吧走去。象往常一样，他在这里看见约翰·格里奇马尔坐在桌旁，愉快地向他招手，就好像得了救一样：“啊，维亚切斯拉夫，我见到你真高兴！”

一天以后，这种类似的情况在飞机上复现了。那种每天神经绷得紧紧的，累得精疲力竭的国外生活已经结束，美丽的国产飞机在半天云里轻快地航行着，座舱十分明亮，有模样标致的空中小姐，还听见俄语交谈声……更令人奇怪的是，在这里，在9000公尺的高空，还有两只苍蝇在弦窗玻璃上爬动，在阳光的照映下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色，视平线上闪现出一团一团眩眼的大冰云，底层的云平面象北冰洋一样，从云层的缝隙隐约可以窥见在不可思议的无底深处，沉浸在云海下面的城镇、路丝和深色森林。

克雷莫夫凝望着叠岩起伏的巨型冰山，望着在弦窗玻璃上爬动的苍蝇，饶有兴致地想象着这种不协调现象：在这么高的高空里连细菌都不能生存的洁白的云块中却有这么两个旅行者，它们要么是在舍列麦季耶夫，要么就是在奥列尔机场闯进机舱来的。但它们怎样飞来的？飞进来干什么呢？

他对这种不协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干什么”想象了一会之后，便洋洋自得和特别明显地感到仿佛自己被一种不可名状的魔力抛离了飞机，离开了飞机的钢架和躯体。离开了身下的坐椅（但在空中仍保持这种姿态），仿佛自己飞翔在被大风和艳阳洗濯过的闪耀着白光的茫茫无际的荒凉的云海之上。

“我知道我曾经出了什么事，”他自我安慰道，极力为自己的处境辩解，“在我的意识中出现了现实化了的幻想。我曾希望有一个类似单座直升飞机那样的飞行器。那时候，我在下班后独自一人，从地面起飞，不要航线，任意降落到某个神奇的林中空地，空地在暮色中隐没了，静穆的森林窥探着湖水……然而，我怎么会想到这些呢？当时在宾馆前厅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闲人，衣冠楚楚，善于创造别人的感情，然而在国外却是一个多余的人——这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用什么来阐明我现在明显地感受到的迎面而来的气压，飞行的气流，憋得发慌的屏息和对物质世界的完全超脱呢？……”

穿着高跟皮靴的空中小姐袅娜地扭动着腰肢，满面堆笑地端着冒泡沫的矿泉水高脚杯的茶托走过来，问他是否要一杯波尔茶^①，她从明亮的座舱向他走过了，（这就是那最优美的物质的妇女形象，）他没有应声，只勉强地向她笑了笑。听着悦耳的小鸟般的啼啭声，看着这位外貌非常年轻的尤物。她知道他从哪儿回来，她看过他的电影。与在遮盖大地的白云之上做任意飞行时所经受的冗长屏息的痛苦相比较，现实的一切都格外恼人。他谢绝了波尔茶矿泉水，要了一杯白兰地，向弦窗掉过脸去。克雷莫夫过去还从没有发现自己这种孤独感。他微微合上眼睛，在逆火发动机的吼声中他觉察到阵阵凄厉的号喊、遇难者的啼哭、管乐队的吹拉声杂夹着交

^① 波尔茶——地名，在高加索中部，该地以产波尔茶矿泉水著名。这种矿泉水有治病功能。

响乐的轰鸣。克雷莫夫竭力捕捉和记下某个固定的音符，但钢铁的音乐每秒钟在变动，在增大，汇成了响亮的号哭，宛如一种震动整个世界的宇宙之声在耳边鸣唱。他处在半睡半醒的迷糊中继续想道：“伊琳娜……她死了，一切都变了。”

玻璃窗上闪动着太阳的光谱，披着金发的空中小姐依旧抿着她那年轻的小嘴微笑着，铺上小桌布，又向他问了些什么，可他没听清楚，他对进食和她那套学来的微笑不感兴趣。突然一种奇特的思想进现了：他觉得逆火发动机突然熄了火，飞机在空中猛地一个踉跄，整个钢铁架子向下坠落，从高空掉下去。

年轻的小嘴唇抹着口红（这张小嘴唇还没有人吻过的）的空中小姐恐怖地大叫了一声，然后，全舱的乘客都发出临死前凄厉的惨叫……“而我呢？”他想到，“在这个时刻我会做些什么？我将等待着最后的打击，和生命告别？我清楚地知道我不会惊叫，也不会去乞求怜恤……”

他锁上眉头，看着在弦窗玻璃上爬动的苍蝇，他很想回到那已经被打破了的幸福状态中去——在气浪里张开鸽子的羽翼，梦幻一般地滑翔着，没有恐惧，也没有负担——这是多么地逍遥自在！

“恐惧？我想到了恐惧？”

电话铃声仿佛击了他的前额一下，他已经整整一周不习惯听电话铃声了。他抖落了瞌睡，在沙发上坐下来，呆呆地从小书桌上抓起话筒。但又赶忙把手缩了转来——现在还无

人知道他到了莫斯科，而从家里打电话的第一次谈话就会是生活琐事、家务和操劳。奥莉加不知道他会提前两天回来的，因此她不会从别墅摇电话来。

“是的，”他轻声说。他期待着能听到制片主任莫洛奇科夫爽朗的嗓音，用诧异的谨慎的呼吸声急切地对着话筒说：

“是，是我。你说吧，既然拨了电话，就请说吧！”

“这是我呀，”一个完完全全的童声拖着声音笑了，“你好，爸爸。你回来啦！我摇电话是来试运气的，真碰上你了。多奇怪！我们现在别墅。是妈妈叫我摇的，我在浴场旁边的自动拨话间给你打电话哩。她预感到你要回来。爸爸，我多高兴……”

“小旦卡，我可爱的宝贝，”克雷莫夫激动了，嗓音变得嘶哑起来，“我足足有一个世纪没见到你了。这些日子我不在家，你们过得怎样？妈妈好吗？”

“妈妈吗？太令人吃惊了。”

“吃惊——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非常想念你。这可是秘密，你不要泄露呀。你知道为什么吗？每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你的书房里读呀读的……啊哟，多可怕！”她故意尖叫着，“我身后有一大群人，在自动电话间外面，玻璃被硬币敲得咚咚响。爸爸，我太高兴了，我们等着你！再见！汽车就在车库里。我们是坐电动火车来的。”

“告诉妈妈，说我在莫斯科有事，明天来，”克雷莫夫说道，听着话筒中的虚号声，小女儿把浴场边的自动电话搁下了，

话筒里清楚地闻到了奥莉加的嘴唇气味，感到了她那仰望着的黑眼睛的疑惑的目光。当她看见他时，把嘴唇伸上前来，安祥温存地说：“啊是你。”他暗暗地责怪自己没有向她吐露真情，隐瞒了可能伤害她这个完全无辜的人的事。

他强打起精神，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拉开厚窗帷，打开窗子，太阳从白杨叶隙中在窗前撒下斑驳的光点，他吸了一口白天街道上惯有的沥青热气。莫斯科西南市区到处飞扬着杨絮，絮花扑到脸上，撩得人痒痒的。絮花飞进书房来了，克雷莫夫拂掉脸颊上的杨絮，来到梳妆镜前照了照脸，在假日里他不喜欢不修边幅，只在工作日里他才常常忘记整容或把穿烂的短褂和绒衣送去修补。

“我认识他吗？”他讽刺性地想道，对着镜中的疲惫的眯着灰眼睛的头发斑白的人发呆，这个人是最熟悉的人同时又是陌生人。突然他又想起早晨在宾馆前厅的情景，他在有 name 的人群中有着一张呆滞的脸孔，穿着象过节一般非常讲究，完全与这里的样式不同，在巴黎的六天他感到害羞和无聊。真见鬼！看来，我生活在一种不现实的歪曲的生活中。我到处奔走、吃吃喝喝、发表讲演，出国、获得那谁也不需要的奖金，而我的心却仍在那里，在伊琳娜自杀的那可怕的六月的一日里。

第二章

如同往常一样，他迈着稳重的步子走进接待室，他知道，在这里，在这扇为了不让制片厂的杂音传进厂长办公室而严实地包着上等皮革的门前，一位态度恭顺、头发梳得精光的女秘书会迎接他，她在她的陪同下走进办公室去，而巴拉班诺夫老远就拍着巴掌表示欢迎，并且用男低音大声说：“啊呀！是哪位大驾光临呀？”他装出诚心的敬意和极为感动的样子，如同一只活泼的老刺猬一样从大写字台后面滚出来。他张开双臂，仿佛就在这里，在办公室里出现了一轮光艳夺目的红日，他甘心当场为之殉身。

这天早晨，克雷莫夫在度过了令人腻烦的巴黎之夜和空中飞行之后已十分疲倦，他走进巴拉班诺夫的接待室，有气无力地向女秘书说了几句问候的应酬话：“尼诺奇卡，近来怎么样？”但他立刻觉察出有些异样，她的枯萎的小手掌纹丝未动，用一种冷淡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头上方。她没有让他马上进去，而是倏然消失在门内了，一边说道：“我先去问问”。这句话里也含有某种不一般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招他进去。他意识到从他去法国以后，这儿的风向兴许变了。

“啊，请进，请进，巴黎的贵客！”巴拉班诺夫瓮声瓮气地说。他一反常态，没有抬起他的刺猬脑袋，端坐在写字台后面看文件，似乎正全神贯注着，他只扬起一只手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沙发。“请坐，祝顺利归来。其余的人后天回来吗？对了，恭喜国际夺魁。腐朽的资本主义终于服输了，谢天谢地，让他们瞠目结舌，自惭形秽吧！维亚切斯拉夫·安德列耶维奇，你何必提前回来呢？巴黎可真是巴黎呀，摩登女郎、华丽的橱窗，各式酒吧、名贵果酒……”他粗哑地说着。他的脑袋深埋到文件中去了，低垂的眉毛几乎全掩住了小眼睛。“而你却提前走了，这为什么？真不明白。多好玩的城市，多好玩……是吗？”

克雷莫夫看到这种佯装忙不开交的姿态和冷漠怠慢的表情，要是在一个月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往皮沙发上一坐，烦躁地皱起了眉头，听着巴拉班诺夫接下去的话：

“有人说得好：巴黎是城市之都……”

“酒吧、橱窗、果酒，这都只不过是愚夫们热中的玩艺儿！”克雷莫夫气恼地打断了他的话，把一截香烟头扔进了巴拉班诺夫写字台上装满回纹针的非常干净的烟灰缸里，“我看，您正忙着哪，伊万·克谢诺丰托维奇！是不是等您读完这些迷人的文件之后再谈？请约个时间，我可以等一等。”

“是啊，这把大提琴的价钱真贵……是啊，我们全是傻瓜。”

巴拉班诺夫张开有点浮肿的眼皮，气吁吁地呼吸着，象准备打架似地捋起衬衫袖子，老大不高兴地朝着烟灰缸皱了